

一個30年的約會：記井欄樹村「安龍清醮」

廖迪生

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

2011年12月初，從彩虹地鐵站到香港科技大學的清水灣道上，大家會突然看到很多彩旗。幾天之後，井欄樹村馬路旁更豎立起十多個十餘米高的紅色花牌，每個花牌上均寫着「安龍清醮」及恭賀單位的名字。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同事都說，清水灣道上的一些鄉村將會舉行一個大型活動，但大家似乎都不太清楚是甚麼活動。

一、

井欄樹村民的祖先在立村之後，蓋建宗祠，安奉「龍神」來守護鄉村，也同時定下每30年舉行一次「安龍」儀式。這一屆安龍清醮選定在2011年12月12至15日，一連四天，道家的術語是「四晝連宵」。清醮除了有「安龍」儀式外，還向幽魂分衣施食、以及酬謝祖先和地方神明的庇佑。我們從事地方社會及民間宗教研究的，都期待有機會參與這個難得一遇的社區儀式活動。對我們來說，這是一個沒有請柬的約會。

雖然安龍清醮的主要儀式部份只有四天，但在年初，村中的領導已經要開始籌備工作。村民相信安龍清醮關連到村中每一個人的福祉，所以首先要請風水先生撰寫「吉課」，定出一個對村民最有利的時間表。按照吉課，鄉村領導們四出為安龍清醮的籌備工作奔走，村民也同時計劃自己的家庭單位如何慶祝，移民外國的村民也會安排假期回來參加這個盛典。村中成員，不論男女老幼，皆會分別參加不同的小組，協助清醮的工作。

安龍清醮是一個盛大的社區儀式活動，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，因此大家決定不論男女，村中每一個丁口均需出資1,000元來支持。已經出嫁的女兒雖然不用負擔，但她們都願意捐助。雖然井欄樹村的村民有邱、丘兩姓，但村民強調他們都

是同出一源的。清醮是以「井溪雲龍堂眾嗣孫」的名義主辦，「井溪」即是「井欄樹」，「雲龍堂」是宗族祖堂的名稱。

二、

12月初，村口的球場上架起了一個坐東北朝西南的帳篷，作為儀式的「醮棚」。醮棚上豎起了一個二十多米長、五六米寬的紅色花牌，上書「井欄樹村辛卯年安龍清醮」11個大字。醮棚的東北端分開三格，中間是舉行儀式的舞台。舞台前兩側放置了巨大威武的紙扎「龍虎將」，守護壇場。舞台前空地，放置了祭台，上面放有不同的儀式法器、一套「五供」銅祭器及各式食物祭品。舞台的東鄰是「神棚」，裡面供奉着用秀麗毛筆字書寫了神明名字的紅色紙牌，這13個紙牌代表着由邱氏祠堂、觀音廟及不同的土地神壇請來的祖先及神明。監察清醮儀式的「城隍」的紙扎神像，則放置在北端的一格。在神棚的東則，另外蓋了一個獨立的「大士棚」，裡面放置了一座六米多高、面目猙獰的紙扎「大士王」，井欄樹村的村民也稱之為「山大人」。相傳祂是觀音大士的化身，其工作是監察前來享用醮場祭品的孤魂野鬼。儀式開始的第一天，村民便在鄉村的四周豎起了五支旛竿，旛竿以留有新鮮竹葉的竹竿製成，竹竿頂上掛着一頂竹帽及一盞長明燈籠，向幽魂指示醮場的位置。

廟宇及土地神明庇佑着整個井欄樹村範圍的居民，祂們的神位象徵着整個清醮所包含的地域範圍；邱氏祖先神位代表着他們的參與。在儀式舞台的頂部，懸掛着代表宇宙的「大羅天」，大羅天四邊貼上代表28星宿的符紙。大羅天旁邊掛着兩個平底竹篩，其中一個竹篩是上一屆安龍清醮傳下來的。竹篩上寫有由「雨漸耳」三字組成的

「符膽」，村民相信它有辟邪制鬼之功。山大人代表着所有參與清醮的孤魂野鬼；城隍可以算是一個「官方」的代表了。被村民選出的正副兩位「攬榜」（「啓榜」儀式代表）及一名「緣首」（儀式代表）需要參與四天的儀式，他們都誠懇恭敬地跟在法師後面，跪地叩首，毫無怨言；這對三位七、八十歲的老人家來說，實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。正攬榜的手上，一直奉着寫上所有村民名字的「意文」，代表所有村民的參與。在整個儀式的象徵體系中，天地神人鬼都包含在裡面。在安龍清醮期間，所有村民都要齋戒沐浴，透過清醮儀式，潔淨這個給污染了29年的宇宙，讓它有一個新的開始。

三、

雖然大部份儀式都集中在醮棚中舉行，但重要的是，儀式活動並不是關起門來做的。除了在舞台上及舞台前空地上進行的儀式外，每天三次的「朝幡」，由法師帶領攬榜及緣首到每一支幡竿前朝拜。放生小麻雀及小錦鯉的儀式在村南的小溪旁舉行，安龍的儀式更是一眾數百人，在村後的山林中進行。「走赦書」是由年青跑手，手持紙扎功曹馬，自東而西，競走村中每一街巷。儀式的壇場並沒有一個牢不可破的邊界，若以舞台表演的術語來說，是打破了舞台的空間，與村民及觀眾打成一片。但偶爾觀眾會阻擋法師的去路，而數碼相機鏡頭也曾打到法師的頭上去。

安龍清醮的儀式，並不單單是法師的工作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村民都要參與其中。在第一天早上6時的「取水」儀式，在法師的帶領下，村民在村中的古井打水，把水放入一口大水缸中，然後由法師用紅紙及符咒封存，再由村民合力把這七、八十公斤重的水缸抬回醮棚。到「揚幡」儀式時，村民負責在村中的五個不同位置豎立幡竿；到接神儀式時，年青村民舞着麒麟，到祠堂、廟宇及土地神壇，把寫上神明名字的紙牌神位接返神棚。在舉行「分燈」儀式當晚，大會為每一個家庭準備了一個燈籠，「添燈」喻意「添丁」。在「啓榜」儀式裡，攬榜和數十個村民一起把二十多米長的榜文貼出，這個又稱為「人緣

榜」的榜文登載了村中每個家庭的成員名單，榜首寫着「金榜題名」，喻意大家高中科舉；貼榜文也很講究技巧，只可黏貼邊緣部份，因為榜文要在清醮後，整幅取下火化。研究人員特別留意這個榜文，因為它是瞭解井欄樹村社會結構的重要材料。

安龍清醮的重點儀式是「安龍」，客家話是「拿龍」，過程是將龍神接返穴位，進行祭祀，然後把盛着五穀的陶罇埋在井欄樹村龍神的穴位中。在清醮前，村民特別在村後茂密的山林中開闢出一條小徑，並以手機的衛星定位程式來幫助確定儀式位置；另一方面，村民在井欄樹村的範圍內尋找合適的泥土燒製陶罇。安龍儀式當天村民準備了一幅3丈6尺長的紅布，前繫一頭生鴨，尾繫一頭雄雞，由12位未婚男士手執登山，作為迎接龍神的工具。在麒麟隊、攬榜、緣首及法師的引領下，三百多人參加了儀式。他們藉此機會，環繞自己的鄉村走了一個圈，居高臨下地看自己的房子及自己鄉村的格局，也許他們也感覺到龍神如何「看」他們的村落。在清醮的最後一個黃昏，年青村民抬着六米多高的山大人繞着鄉村聚落走了一個圈，途中在一些特定地點停下，轉動山大人來一個360度的俯瞰。村民相信這會把製造麻煩的鬼魅從該地點趕走。他們強調在整個過程中，大家不可以互呼名字，免得鬼魅聽聞後，危害村中兄弟。清水灣道東行的交通為此停頓了10分鐘，這一刻的寧靜，正好是配合着山大人的工作。

清醮中有一個儀式是特別給女性參與的。在「放生」儀式之後，村民在小溪的上游放水燈，而婦女則在下游接回這些燃點着的水燈，幸運的可以抓住數盞。她們熱烈地參與，更高興地說：「水燈象徵男丁」。雖然她們參與了很多清醮的後勤工作，但在儀式中基本上沒有婦女的代表。然而她們都說，在這一屆清醮中，女姓的地位已得到大大的提高。在其中的一個晚上，數十位女士更在醮棚的一角召開大會，商議成立她們的「井欄樹村婦女會」。

「祭幽」是清醮的壓軸儀式，山大人被安放在醮棚北面的空地上，背景是井欄樹村碩果僅存

的古老大屋。相信這間大屋，曾經見證了多次安龍清醮。雖然山大人是管鬼的，但大家都知道祂是觀音的化身。在夕陽餘輝的照耀下，山大人金光閃閃，變成是一件美麗的民間藝術品，大家捨不得它被火化，都跑到山大人的前面拍照留念。一眾法師在山大人前喃誦兩個多小時的幽科經文後，山大人及五枝幡竿便在選定的子時被火化，代表着給孤魂野鬼的儀式活動的完結。翌日早上，村民帶備三牲酒禮，到神棚酬神，然後舞着麒麟，把祖先及神明的神位送返原位。接着，紙扎的城隍和大臣、人緣榜及意文等，一些與神明和村民有關的儀式物品，也一起被火化，整個安龍清醮也就完結了，村民也可以開齋了。村民馬上把醮棚變成爲一個聚餐場所，主菜是香噴噴的酬神燒肉及切雞，由肉店的老闆及兩位員工一起來操刀，把十多頭、每頭數十斤重的燒豬切成小片，服務數百個四天不曾吃肉的村民。很多八、九十歲的老人家都在子孫參扶下，前來湊熱鬧，吃燒肉，他們更使出看家本領，大唱客家山歌，雖然我一句也聽不懂，但我看得見村民的興奮和臉上的甜美回憶。

四、

參觀安龍清醮的，還有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興趣的市民、唸通識科的高中學生、做功課的大學生及搜集田野資料的研究人員等，他們每天都在場守候，觀察記錄安龍清醮的進行。村民熱情地招呼這批訪客，法師也很認真地回答他們的問題。每天早上7時，村民都準備好熱騰騰的粥、油條、炒麵及素食點心；任何人都可以享用。在攝氏10度的寒冷氣溫下，能夠爲空空的肚子送一碗熱粥，對一個5時起床，還沒有吃早餐的訪客來說，那是多麼的美妙呢？

井欄樹村動用了很多資源籌辦這個30年一次的約會，讓社區成員參與，聚首一堂。「正醮」當

日，友好村落都舞着麒麟或獅子，前來恭賀。現場鼓樂喧天，大家都異常興奮。在醮棚東面、邱氏祠堂前面的空地上，架起了表演台，讓嘉賓、領導及村民講話或高歌一曲；台下準備了180桌齋盆菜流水席來招待前來祝賀的嘉賓。井欄樹村與這些地區村落的關係始於很久以前的農耕時代，當時英國人還沒有到來此處。在西貢，村落集中在狹窄的山谷及海邊地帶，農業收入有限，很多村民割草斬柴或採集生草藥，然後挑到九龍城出售，以得到現金收入。由於井欄樹村處於西貢半島通往九龍的古道上，村民亦在此認識了他們的鄰居。大家都是細小的鄉村，需要守望相助、和衷共濟。安龍清醮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讓地區的友好村落相聚，強化和凝聚關係。

香港這個「國際大都會」，一直都看不起自己的地方文化，只跟着全球化的潮流跑。當我們享受全球化的益處或它所帶來的傷害時，亦應該好好反思自己的傳統的意義。全球化並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，它的養份亦源自地方傳統，是經過長久的歷史過程醞釀變化出來的。除了安龍清醮外，井欄樹村還保留了很多傳統文化：客家舞麒麟、客家婚禮、客家山歌、正月點燈儀式和花燈扎作等，但香港社會都好像沒有看見。我對醮場邊上的那間古老大屋特別留意，因它的屋簷下還留着清末的彩繪圖畫。但村民告訴我，這所古老大屋快要被清拆了，他們已經多番要求政府幫忙保育，卻只得到拒絕的答案。

一位村民對我說：「一個人沒有多少個30年。」對井欄樹村的村民來說，安龍清醮是一個重要的身份認同元素。要維持一個每30年舉行一次的傳統，需要堅持和勇氣。我們衷心感謝井欄樹村的村民、負責儀式的正一派法師、保育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支持者，爲我們延續了一屆安龍清醮，讓我們參與了這一個難得的約會！



圖一、安龍清醮花牌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二、山大人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三、朝幡儀式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四、大羅天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五、取水儀式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六、接神儀式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七、走赦書儀式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八、客家麒麟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九、山大人巡村。廖迪生拍攝。



圖十、山大人與古屋。廖迪生拍攝。